

缅甸罗兴迦人问题的历史变迁初探

李 涛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福建厦门 361005)

[关键词] 缅甸; 罗兴迦人; 若开; 穆斯林; 佛教徒

[摘要] 缅甸罗兴迦人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厚复杂的历史背景, 引起世人普遍关注。本文试图就国际上存在争议的罗兴迦人身份问题、若开穆斯林与佛教徒的历史纷争以及罗兴迦人的发展脉络作一梳理。

[中图分类号] D733.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09)04-0069-06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ohingya Issue in Myanmar

Li Tao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Keywords Myanmar, Rohingya, A Rakan, Muslim, Buddhists

Abstrac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ohingya Issue have deep complex historical background which causes widespread concern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n illustration of the existing disputes of Rohingyas' identity, the history of the disputes between Muslims and Buddhists in A Rakan,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Rohingya Issue.

被国际人权组织称为“东南亚巴勒斯坦人”的缅甸罗兴迦人, 因战乱、政治压制、生活贫苦以及无国籍被迫流亡海外。缅甸罗兴迦人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 它既与殖民统治、穆斯林与佛教徒的矛盾冲突有关, 也与缅甸军政府的罗兴迦人政策密切相关。本文试图就国际上存在争议的罗兴迦人身份问题、若开穆斯林与佛教徒的历史纷争以及罗兴迦人的发展脉络作一梳理。

一 争议的焦点: 罗兴迦人身份问题

罗兴迦人是缅甸的穆斯林族群, 主要居住在若开邦。若开邦东邻缅甸的马圭省、勃固省, 南连伊洛瓦底省, 西部为孟加拉湾, 北部与孟加拉国和缅甸钦邦交界。巴利语称若开为叶卡 (Rekkha) 或叶卡补罗 (Rekkhapura), 印度人称其为阿拉干 (A Rakan), 若开人自己称巴若开 (Barakhain), 缅甸语称为若开 (Rakhain)。若开邦是在 1974 年宪法体制下建立起来的七大少数民族邦之一, 罗兴迦

人主要集中在三个北部城镇: 孟都 (Maungdaw)、布帝洞 (Buthidaung) 和拉得堂 (Rathedaung), 一起定居于此的还有佛教徒。缅甸独立以来, 由于国内政局长期不稳定、内战持续不断和地方割据等原因, 对罗兴迦人的人口一直没有也难以作全面、准确的调查和统计, 故罗兴迦人的人口数量一直不明。然而罗兴迦人自己坚称, 连流亡在外的罗兴迦人一共有 100-200 万, 并可以肯定绝对不会少于 100 万^[1]。他们的主要职业是农民, 其次为商人、渔民、工匠、伐木工人、海员和劳工等。

罗兴迦人最早被称为“穆斯林若开人” (Muslim A Rakanese), “罗兴迦人”这一名称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左右伴随“罗兴迦” (Rohingya) 一词的出现而开始使用^[2], 而罗兴迦人问题的存在时间则较之更长。目前罗兴迦人问题中最具有争议的是罗兴迦人的身份问题, 也即“罗兴迦人是谁”的问题。一位定居于孟加拉国的罗兴迦人历史学家吉拉尼 (Jilani) 解释说, “罗兴迦”一词源于

* [收稿日期] 2009-05-25

[作者简介] 李涛,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东南亚研究中心 2007 级博士生, 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罗汉” (Rohan, Rohan) 或“罗山” (Roshang), 这些称呼都源于古阿拉干王朝 (A rakan Dynasty) 的首都 M rauk- U (今谬杭 M rohaung) 的旧称。他解释说这些名称后换成 Roshangee, 最后成了 R o- h ingta^[31]。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历史学或语言学的证据来证明这种解释的正确性。

关于罗兴迦人身份问题的争议目前存在三种观点。一种是罗兴迦人自己的观点, 散见于流亡海外的罗兴迦人的历史著作中, 以吉拉尼的《寻求公正的若开罗兴迦人》(The Rohingtas of Arakan: Their Quest for Justice) 为典型代表, 其基本观点是:

(1) 罗兴迦人不是英国殖民时代移居若开的移民。公元 788 年以前伊斯兰教就在若开传播, 罗兴迦人自那时起就已定居于此。若开最初是块穆斯林占据多数的土地, 罗兴迦语最初也是若开穆斯林与若开佛教徒共同使用的混合语。

(2) 1430—1785 年的阿拉干王朝虽然受到佛教影响, 但其本质上仍是个穆斯林王朝;

(3) 若开佛教徒的祖先是马格人 (M aghs), 因为他们为自己祖先两个多世纪以来从事针对印度人和穆斯林的海盗和土匪职业感到羞耻, 为了掩盖臭名昭著的过去, 他们开始用若开人 (Rakhines) 来称呼自己。

(4) 英国承诺在二战后为罗兴迦人建立一个特别行政区, 但最终没能实现。

(5) 缅甸独立之后 (1948—1962 年), 那些对罗兴迦人不友好的若开佛教徒国会代表继续给罗兴迦人贴上“吉大港人” (Ch ittagonians) 标签。

(6) 吴努政府曾接受罗兴迦人为其公民, 缅甸第二电台用罗兴迦语一周三次广播^[4]。

这种以罗兴迦人为中心的历史论述遭到若开佛教徒历史学家及活跃分子的强烈批判。比较典型的观点集中于 (日本) 若开国家联盟 (the A rakan National Association) 2003 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对孟加拉移民后裔吉大港人借人权用“罗兴迦”假名来伪造历史的批判》(Criticizing the Falsification of the History Written by the Bengali Immigrants Who Were the Descendant of the Chitagonians Using the Name “Rohingya” under a False Name of Human Rights) 的缅语书, 其主要观点为:

(1) 罗兴迦人说的若开是穆斯林的发源地是对若开历史的侮辱, 罗兴迦人不是源自缅甸, 而是

来自 19 世纪东孟加拉的吉大港, 他们在英国殖民时期就被称为“吉大港人”。

(2) 8—9 世纪穆斯林已经在若开居住是不符合逻辑的, 同时也没有相关记载说明遭遇海盗而来到若开的是阿拉伯人或穆斯林。

(3) 15 世纪只有少量穆斯林从孟加拉国来到若开。

(4) 在阿拉干王朝也只有少数穆斯林, 他们是士兵、波斯商人和在孟加拉国俘虏的囚犯, 他们从 17 世纪初开始在若开定居, 说若开语, 但是从未宣称自己为“罗兴迦人”, 他们是若开穆斯林 (A rakanese Muslims), 不是罗兴迦人。

当我们比较对立双方关于若开邦的历史论述时, 发现两者之间关键的分歧在于以下两点: 分歧一是对穆斯林在若开邦生活时间的长短与影响的深度的理解上。罗兴迦人坚持认为其在若开邦有超过千年的漫长历史, 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反之, 若开佛教徒则强调穆斯林生活在若开历史上的时间和影响都是相对有限的。分歧二, 也是最大的分歧点是: 从阿拉干王朝时期 (或之前) 就定居在若开的穆斯林是否就是现今的罗兴迦人? 罗兴迦人认为殖民时期以前的穆斯林肯定是他们的祖先, 但是佛教徒对殖民时期以前定居的穆斯林与英国殖民时期 (1826 年后) 从吉大港地区移民而来的穆斯林区别对待。他们认为罗兴迦人属于后者, 即“吉大港人”。若开佛教徒采取的是与目前缅甸军政府一样的标准: 认为在 1823 年之后 (第一次英缅战争前一年) 进入缅甸的人非土著居民。换句话说, 1823 年是若开佛教徒与军政府区分定居缅甸居民属于“我们”还是“他们”的标准, 同样的标准也体现在《1982 年缅甸国籍法》(1982 B um ese Citizenship Law) 中。

如果说以上观点都是带有种族优越感的观点, 议题都打上了政治化的烙印, 那么以以色列人摩西·雅各 (Moshe Yegar) 为代表的外国学者则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看待罗兴迦人问题, 应不失偏颇。在其著作《融合和分裂之间: 菲南、泰南与缅甸的穆斯林社区》(Between Integration and Secession: The Muslim Communities of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Southern Thailand, and Western Burma Myanmar) 中, 虽然将缅甸西部小心谨慎地冠名为“若开穆斯林”, 但还是通过描述若开穆斯林的三个形成时期展示了罗兴迦人发展的历史画卷。第一个是

在若开阿拉干王朝统治时期,从印度莫卧尔王国(1526—1857年)不同地方(尤其是孟加拉)迁移来的穆斯林不断增加,他们是罗兴迦人的起源;第二个是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在殖民当局的推动下,大量吉大港移民涌入若开,摩西·雅各书中写道这些孟加拉移民通过与当地罗兴迦人各种形式的内部婚姻融入当地罗兴迦人社会;第三个时期是二战后,另一波吉大港人大量移入若开。他们同样也融入了当地罗兴迦人社会。经过这三个时期,若开的罗兴迦人彻底形成^[5]。此外,他还认为穆斯林在9世纪抵达若开是可信的,他们可能是来自于孟加拉的与若开地区和缅甸海岸从事贸易的船员¹。但他没能指出9世纪进入若开的穆斯林就是如今罗兴迦人的祖先^[6]。摩西·雅各书中还提及到罗兴迦语,他认为虽然罗兴迦语在20世纪50年代末还没能形成,但他们的语言是若开语、孟加拉语与乌尔都语的混合体^[7]。对此说法有人提出质疑:因为孟加拉语和乌尔都语属于印欧语系,而若开语属于藏缅语系,罗兴迦语怎么可能成为这三种语言的混合体?这些语言是如何混合并产生出另一种与众不同的语言?并且直到如今还没有一本“罗兴迦语”的词典、语法书或研究著作,即使上文提及的吉拉尼也没有对他们的语言做出任何论述,但有语言学家将其视为孟加拉语的吉大港方言^[8]。

罗兴迦人已碰到的歧视和偏见不仅来自于缅甸军政府和若开佛教徒,而且还有缅族佛教徒,甚至那些活跃于民主运动舞台上的活跃分子。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日本缅甸罗兴迦人协会(Burmese Rohingya Association in Japan, BRAJ)向日本缅人事务处(Burma Office Japan, BOJ)写信请求成为会员时,就因为罗兴迦人是否是缅甸土著人还存有争议而遭到拒绝。由此可见,在缅甸很少有人将罗兴迦人作为一民族群体来看待。

二 冲突与对抗: 若开历史上的穆斯林与佛教徒

为了公平看待罗兴迦人在若开邦或缅甸的历史,有必要探讨若开历史上穆斯林和佛教徒两大群体如何从和平共处演变成对抗。

公元9世纪,阿拉伯商人去中国途中停泊在缅甸若开港,若开人第一次接触伊斯兰教。罗兴迦人

自称他们就是这第一批穆斯林的后代,几个世纪以来在人种上与阿富汗、波斯、阿拉伯半岛和孟加拉的穆斯林杂交混合^[9]。第一批开始定居于若开邦的穆斯林是否可追溯到公元8—9世纪,他们的数量有多少仍值得怀疑,但他们在阿拉干王朝建立时(1430年)就已定居于若开似乎已成定论。15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末这一期间被著名东南亚历史学家安东尼·雷德(Anthony Reil)称为东南亚的商业时代,这一时期该地区许多地方海上贸易极其繁荣^[10]。孟加拉湾因若开与印度的贸易而蓬勃发展起来。穆斯林移民在此期间第一次在若开邦形成自己的社会是令人信服的。据说阿拉干王朝的前11个国王(1430—1531年)既有若开名字,也有伊斯兰头衔。吉拉尼还提到在这之后的其他7个国王也全是穆斯林^[11]。但是迈克尔·查尼(Michael Chamey)却说,许多所谓的“穆斯林”若开国王高度致力于佛教事业和默许排斥穆斯林参加最重要的活动^[12]。他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战略,当时“借”伊斯兰抬高声望是极其普遍的^[13]。迈克尔·查尼的结论认为,宗教特性(指小乘佛教和伊斯兰教)贯穿整个早期现代文明的若开邦,因为若开王室对农村若开人的宗教身份和若开僧伽宗派之间的竞争漠不关心而导致两教发展不平衡^[14]。阿拉干王朝后来受到两个外部国家——莫卧儿帝国和缅甸的重大影响。到了1785年,若开王室被贡榜王朝(Konbaung Dynasty)(1752—1885年)推翻,若开沿岸地区被有效地分为两部分:若开北部基本上被穆斯林和印度所吸纳,若开中部和南部则被伊洛瓦底谷的小乘佛教所吸纳^[15]。在缅甸统治开始后,若开变得更加“缅甸化”。迈克尔·查尼指出,由于缅甸王朝统治时期不断增加的赋税和劳力需求,使得约20%—25%的若开人(包含成千上万的若开佛教徒和小部分穆斯林)搬至纳夫河北岸。同时,许多若开佛教徒工匠和其他技术劳工被放逐到缅甸中部^[16]。

然而,因为缅甸在第一英缅战争中战败,缅甸王朝在若开邦的统治结束,1826年起,若开邦被英国占领。大批穆斯林移民从孟加拉国的吉大港进入若开。第二、第三次英缅战争(1852—1885年)之后,整个缅甸成了英属印度殖民统治之下的一个省。为了在殖民体系之下发展缅甸,英国殖民当局

¹ 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因为直到1203年孟加拉本身才成为穆斯林地区,故很难确信那些9世纪来自孟加拉的船员就已经是穆斯林。

鼓励大量印度移民涌入缅甸以改善劳动力缺乏的状况。吉大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穆斯林占据印度移民中的绝大部分，他们开始在港口城镇如阿恰布 (A kyab) 及其周围地区定居下来^[17]。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佛教徒和新来的穆斯林移民之间的紧张气氛。英殖民当局的人口普查更加重了这种对立情绪。英国当局根据宗教信仰来界定人们的身份，这意味着宗教信仰不允许有“未知”或“不确定”一类的划分^[18]，于是若开人口就被单纯地划分为穆斯林与佛教徒。殖民时期以来移居若开的穆斯林被英国殖民当局称为“吉大港人”，这使原本被认为可以增强穆斯林和佛教徒自身的宗教认同的举措，反而成为两者相互对抗的借口。

日本入侵缅甸后，若开北部成为宗教和种族对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¹。为了有效占领和使若开成为未来入侵印度的前线，日军充分利用若开佛教徒，武装起若开爱国部队 (the Patriot A rakan Force)。英国被日本打败，但很快在 1942 年 4 月建立一支名为第五纵队 (Force V) 的穆斯林游击部队对若开爱国部队发起了反击。第五纵队是由吉大港穆斯林和由于爱国部队进攻而逃离家园的人们组成，他们同时被派遣到日军控制的孟都和布帝洞，在那里进行了激烈的还击。一份 1942 年 11 月 13 日的英国报告提到，所有布帝洞佛教遗迹均遭到第五纵队的彻底毁灭^[19]。对第五纵队的成员而言，战争的目标不是日军，而是若开当地佛教徒。经过一年半的对抗和斗争，若开西北部又于 1944 年 1 月重新回到英国统治之下。然而，当地已经恶化的穆斯林和佛教徒之间的对抗局势远没有结束。即使日军战败，英国在若开重建其殖民统治，社会秩序仍没能恢复，佛教徒和穆斯林的对抗依然十分激烈。一份英国官方报告指出，1947 年 6 月佛教匪徒骚扰了谬杭穆斯林村民，而穆斯林随后于 1947 年 8 月杀害一名名叫吴达努 (U Tun U) 的孟都佛教区区长以示报复^[20]。

缅甸独立前后，穆斯林与佛教徒群体之间的政治纷争仍然在若开占据主导地位。穆斯林武装组织被分成两组，一组是由昂山 (1915—1947 年) 领导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 (the Anti-Fascist Peoples' Freedom League, AFPFL)，另一组是与居住在孟加拉地区的穆斯林联合武装斗争的组织，后

来演变成了著名的圣战者 (M u j h ideen) 游击队。另一方面，若开佛教政治领导人也分为两个派别：一个加入了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 (AFPFL)，另一个基于强烈的若开民族主义采取反 AFPFL 的态度。红旗共产党^④ (Red Flag Communist Party) 的活动也对复杂的若开政治局势产生了影响。

缅甸独立后，若开邦中部和南部选区选举产生的佛教议员要求吴努政府像建立掸邦和克钦邦一样，在大缅甸联邦内建立若开邦。而由若开北部选区选举出来的穆斯林议员 (已经开始使用罗兴迦人名称进行身份认同) 坚决不同意，因为显然这样会使佛教徒统治整个若开地区。他们要求他们的地区不应该被纳入拟议的若开邦。1961 年，吴努最后决定设立若开邦，但是为了获得穆斯林的支持，他决定梅余地区 (其中包括布帝洞、孟都和拉得堂西部) 脱离若开邦直接受中央政府管辖，命名为梅余边境管理 (Mayu Frontier Administration)。经审慎考虑后，穆斯林 (罗兴迦人) 议员同意这种方案^[21]。梅余边境管理于 1961 年 5 月 1 日生效，但建立若开邦的立法却被推迟，奈温将军于 1962 年 3 月推翻吴努政府的军事政变更使其陷入僵局。梅余边境管理一直保持到 1964 年才被置于内政部管辖^[22]。1974 年，当奈温军政府 (革命委员会) 将政府改称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时，若开实现了建邦，但与其他六个邦一样只拥有名义上政治或经济自主权。置于内政部管理的梅余边境管理被取消，重新回到若开邦，并不再给予罗兴迦人权力。

三 抛弃与压制：缅甸罗兴迦人问题的发展

1983 年，缅甸政府宣布缅甸境内共有 135 个民族，主要包括缅族族群 (占总人口的 69%) 以及七大主要少数民族族群 (克伦族族群、掸族族群、若开族族群、孟族族群、克钦族族群、钦族族群和克耶族族群)，每个族群又有多个民族^[23]。在若开邦，虽然若开族是主要族群，但还包括其他官方认可的民族，比如克曼 (Kamans)、卡密 (Kam is)、岱奈 (Dainnets)、玛尔玛基 (M alan argy is)、谬 (M yo es) 和德 (Thets)，但罗兴迦人被排除在外，他们被视为在英国殖民时期定居缅甸的非法移民^[24]。虽然吴

¹ 另一地方是 1942 年发生克伦族和缅族冲突的伊洛瓦底三角洲地区马乌彬 (M yaungmya)。

^④ 1946 年 3 月，缅共党内因意见分歧而分裂，以德钦梭为首的一部分中央委员脱离缅共另组“缅甸红旗共产党”。虽然该党后来被非法取缔，但在若开曾有相当稳固的地位。

努政府(1948—1958年、1960—1962年)曾承认罗兴迦人作为缅甸的族群之一,缅甸政府也曾经几次试图建立一个佛教徒与穆斯林和睦共处的若开邦,但在1962年奈温发动政变后以失败告终。奈温政府宣称罗兴迦穆斯林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外来非法移民,中央政府要采取措施将他们驱赶出去,拒绝给予其公民身份,并制定了《1974年紧急移民法案》(1974 Emergency Immigration Act),致使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了外侨。这是导致罗兴迦人永无止息的强制移民的根源所在^[25]。接着政府实施《1982年缅甸国籍法》将缅甸国民分为以下三大类:第一类是普通公民(Ordinary Citizens),属于上述八大民族族群,也是1823年之前就存在的土生土长的缅甸人,这些人被视为“真实”公民;第二类是准公民(Associate Citizens),就是依据先前只执行了两年的《1948年联邦国籍法案》(1948 Union Citizenship Act)获得缅甸国籍的公民,这些人主要是1823年以后的移民与土生土长的缅甸人混合家庭的后代;第三类是归化公民(Naturalized Citizens),就是《1948年联邦国籍法案》终止之后接受归化的人^[26]。在这三大类别中,准公民和归化公民在某种程度上部分权益受到限制^[27]。罗兴迦人因为被视为外国人不在上述三大类别范畴之内。政府只给予罗兴迦人外侨登记证(Foreign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FRC),而不是每个年满15岁以上缅甸国民就能给予且随时随地都必须携带的国民身份登记证(National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NRC)¹。

1977年缅甸军人政府实施了一项叫做“龙王”(Naga Min)的行动,该行动号召公民登记入册并检举告发非法移民。这项全国范围内的行动始于若开邦(阿恰布和梅宇地区),致使大量罗兴迦人被拘留、逮捕,甚至遭到迫害,从而引发了1978年20多万罗兴迦人涌入孟加拉国的第一波大逃亡。许多罗兴迦人逃离家园,沿着纳夫河逃难至孟加拉国的代格纳夫(Teknaf)和科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虽然缅甸政府1978年5月宣称有35 590孟加拉人(Bengali)逃走,而实际上“龙王”行动至少导致20—25万穆斯林难民逃往孟加拉国^[28]。1978年4月底,当时的孟加拉国总统齐亚尔·拉曼(Ziaur Rahman)指责缅甸政府非人道驱逐缅甸

穆斯林,但缅甸政府不断坚称遭驱逐的是非法入境的孟加拉国公民^[29]。最后在联合国、联合国难民署、沙特、印度和世界穆斯林联盟的强烈介入下,孟缅两国达成双边协议,同意遣返20万难民回若开邦。

然而,返回故土的在缅甸罗兴迦人情势并没有改变,他们申请加入缅甸国籍仍然遭到拒绝,许多人甚至变得一无所有。1988年反对奈温政府的全民民主运动失败后,由军人组成的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SLORC)^④上台执政。若开西北地区军事力量日增,缅甸军方命令罗兴迦人修路、将若开佛教徒迁入孟都和布帝洞镇,纵容佛教徒针对穆斯林的抢劫、谋杀甚至焚烧清真寺,更加剧了这些地区穆斯林与佛教徒间的冲突与对抗。

罗兴迦人的第二次大逃亡发生在1991年4月至1992年5月。这次难民数量攀升至25万以上^④。1992年2月,在孟加拉国政府强烈要求国际援助的情况下,难民署在位于代格纳夫和科克斯巴扎尔公路边的20个难民营里开展了更广泛的救济行动。1992年4月,孟缅政府就遣返议程的条款及允许难民署的有限参与签署谅解备忘录。1992年9—10月,在没有难民署的参与之下,孟加拉国政府诉诸武力,执行遣返方案,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1993年,难民署与孟加拉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要求孟国为难民营的难民提供保护并以安全自愿方式遣返难民。难民署就允许难民署接触遣返者、发放罗兴迦人身份证以及保证他们的自由运动与缅甸又签署一个谅解备忘录^[30]。但遣返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到1994年2月才遣返52 689人。据估计,目前仍有20万罗兴迦人在孟加拉国打黑工,另有2.8万滞留在难民营^[31]。

虽然缅甸军人政府允许难民署对返国人员进行持续的监管,这对罗兴迦人而言的确是一大善举,然而他们的实际情势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缅甸军政府仍视罗兴迦为“不受欢迎的来客”,只允许其以“特殊的外侨”身份在固定的地方生活;在土地的分配使用、经商、清真寺的修缮和新建、出国朝觐以及自由迁移等方面对其设置诸多限制;不给予其发放国民身份登记证;除非缴纳大笔保证金,否则不许其离开孟都和布帝洞镇^[32]。而且,在政府

¹ 持有NRC在缅甸是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如未能提供该证甚至不能买火车票或电影戏剧门票。

^④ 1997年改为“和平发展委员会”(SPDC)。

^④ 有人估计,到1992年中期难民人数有26.5万,参阅Rpezzsq Abdur Haque Matruzi *A Tale of Refugees: Rohingyas in Bangladesh*, Dhaka: The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1995, p. 22.

的支持之下,若开佛教徒移居梅余地区的活动仍在持续,这对罗兴迦人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一定的冲击。由于战乱频仍、政治上被压制以及生活贫苦,缅甸的罗兴迦人被迫选择逃离家园以求生存。

四 结论

虽然穆斯林在若开邦开始定居的确切时间仍有待确定,但至少从阿拉干王朝起他们便生活在若开地区。他们是若开穆斯林的起源。虽然对这些穆斯林是否能等同于如今的罗兴迦人存在质疑,但摩西·雅各的讨论是有说服力的:这些穆斯林自阿拉干王朝开始就在此居住,并与19世纪和20世纪从吉大港迁来的穆斯林移民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从而形成了今日的罗兴迦人。虽然罗兴迦这一名字本身是一个较新的“发明”,但没有任何理由因为此名字的新与旧而拒绝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群体的存在。

鉴于此,罗兴迦人有权在现今缅甸作为一个民族群体被承认,并得到与其他族群一样的国民待遇。即使给他们贴上强有力的“前吉大港移民”形象,将他们视为“外侨”,也不能否认他们作为缅甸公民的权力。目前海外逃亡的罗兴迦人主要分布在缅甸周边国家,如孟加拉国、泰国、印度,还有一些逃亡到穆斯林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等。缅甸政府否认罗兴迦人公民权是促使他们逃往这些国家的主要因素。为了改变目前这种状况,首先要解决的应是给予罗兴迦人作为缅甸民族群体的“资格”,否则罗兴迦人问题的解决将遥遥无期,这需要接纳罗兴迦难民的所有国家、东盟、联合国难民署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说服缅甸军政府放弃或修改《1982年缅甸国籍法》,将罗兴迦人这一族群纳入本国社会。

【注 释】

[1] Smith Martin, *Burma: Insurg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London: Zed Books, 1991, p. 30.

[2] Amnesty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1997, *Rohingyas—The Search For Safety*, AI Index: ASA13/07/97.

[3] [11] [22] Jilani AFK. “The Rohingyas of Arakan: Their Quest for Justice”, See Kei Nemoto, *The Rohingya Issue: A Thorny Obstacle between Burma and Bangladesh*, 1999, p. 7, pp. 84–85, p. 16a.

[4] Kei Nemoto “The Rohingya Issues from the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People Forum of Burma*.

[5] [6] [7] [17] [21] [27] [29] Moshe Yegar, *Between Integration and Secession: The Muslim Communities of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Southern Thailand, and Western Burma Myanamar*, Oxford: Lexington Books, 2002, pp. 19–36, p. 19, p. 51, p. 27, pp. 49–51, pp. 61–62, pp. 55–56.

[8] [16] [24] [32] Kei Nemoto, *The Rohingya Issue: A Thorny Obstacle between Burma and Bangladesh*, p. 11, p. 13, p. 3, p. 6.

[9] [28] [30] Medecins Sans Frontieres—Holland, *10 years for the Rohingya refugees in Banglades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msterdam: Medecins Sans Frontieres—Holland, 2002, p. 9, pp. 5–10, p. 5.

[10]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Volume I (1988) and Volume II (199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1993.

[12] [13] [14] [15] [18] Chamey Michael W., *Where Jambudipa and Islamdom Converged: Religious change and the Emergence of Buddhist Communalism in Early Modern Arakan (Fif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ies)*, Ph. 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9, pp. 71–72, p. 73, p. 304, p. 30a, p. 305.

[19] British Library 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 (ODC), London R/8/9, “Reconstruction: Arakan Operations” (1942), See Kei Nemoto, *The Rohingya Issue: A Thorny Obstacle between Burma and Bangladesh*, p. 14.

[20] The National Archives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FO 1643/74 (207 GSO 47), “Monthly Reports of Commissioner of Arakan Division” (1947), See Kei Nemoto, *The Rohingya Issue: A Thorny Obstacle between Burma and Bangladesh*, p. 14.

[23] 贺圣达、李晨阳编著《缅甸》(列国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 第34页。

[25] Tariqeen Sajjad, *Survivors' Rights International On-Site Action Alert: Rohingya Refugees of Burma and UNHCR's repatriation program*, July 17, 2003, p. 5.

[26] Rpezzsq, Abdur Haque Matrifuzi, *A Tale of Refugees: Rohingyas in Bangladesh*, Dhaka: The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1995, p. 196–208.

[31] 李晨阳:《被遗忘的民族:罗兴迦人》,《世界知识》2009年第7期。

【责任编辑:陈文】